



毕淑敏小说精选集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血玲珑（上）

毕淑敏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血攻坑

(上)

梁漱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玲珑：全2册 / 毕淑敏著. -- 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133-2469-4

I . ①血… II . ①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4924 号

血玲珑 (全2册)

毕淑敏 著

责任编辑：汪欣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封面设计：一千遍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88

传真：010-6527089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：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：14.25

字数：270千字

版次：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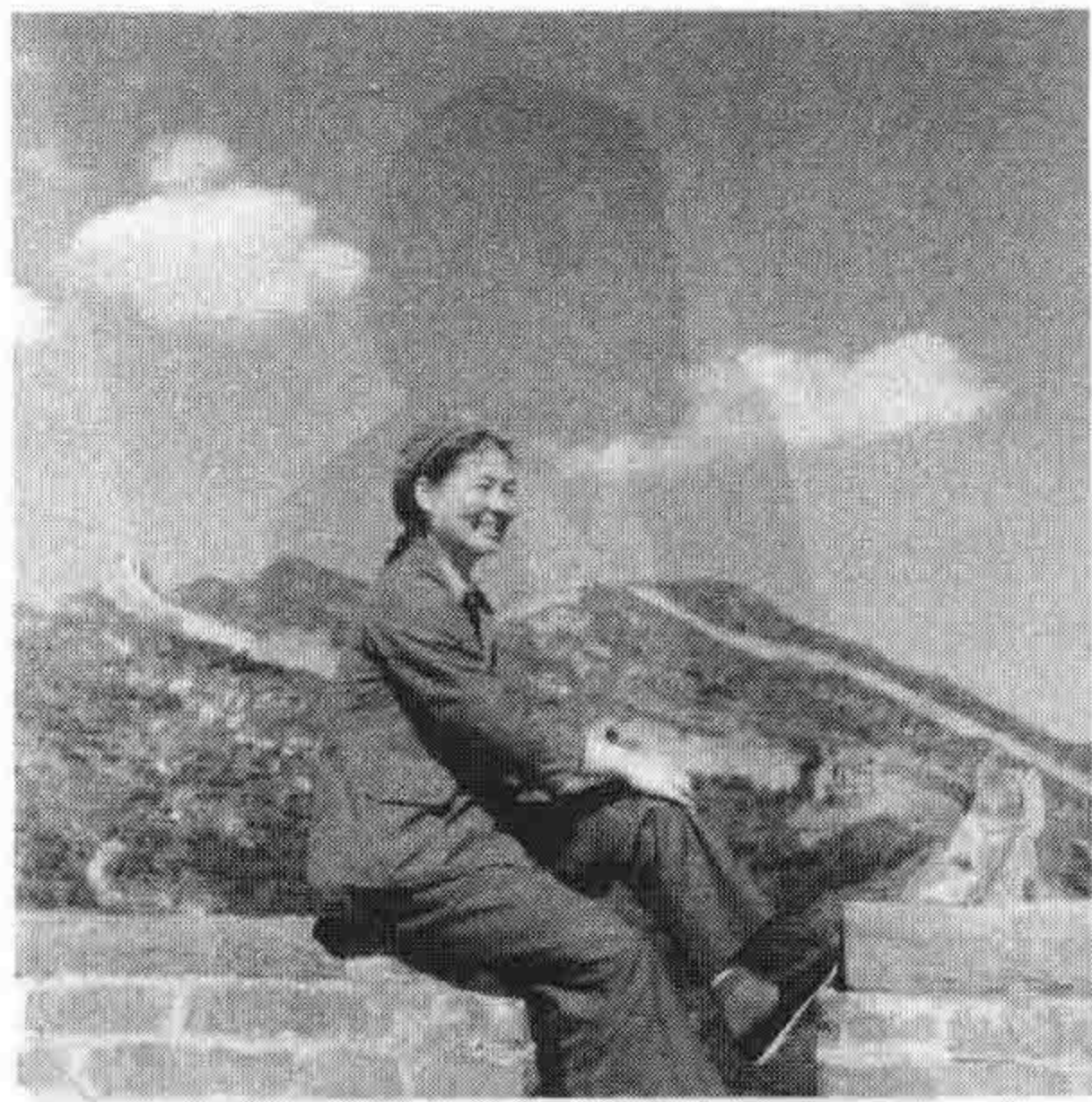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：ISBN 978-7-5133-2469-4

定价：49.00元 (全2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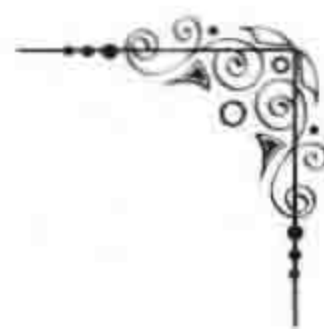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毕淑敏半身近照



20 世纪 70 年代毕淑敏在长城留影



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立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 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 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 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 2001 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 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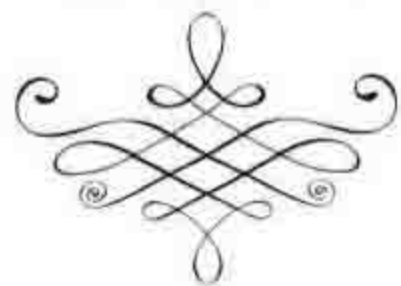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
Contents



第一章	/ 001
第二章	/ 018
第三章	/ 037
第四章	/ 051
第五章	/ 059
第六章	/ 070
第七章	/ 096
第八章	/ 116

第九章 / 129

第十章 / 150

第十一章 / 163

第十二章 / 182

第十三章 / 198

附录 / 214

编辑说明 / 218

第一章

命运经常以消息出现。

“卜总！”

女秘书姜娅闯进总经理办公室，飘起的一缕长发，被夹进门缝。

卜绣文正在批往来的业务文件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不是告诉过你吗，在我刚上班的第一个小时内，任何人都不见，任何电话都不听。”她沉下略显出眼袋的脸。

她要用最清醒的时间考虑最重要的事情，不得打扰。特别是今天，和商务对手匡宗元有一场艰巨的谈判，如同歌手的重要演出，她不愿被任何其他事物分心。虽然姜娅平时很得宠，卜绣文的音调还是带出斥责。但总的来说，气色还算平和，她不想一上班就批评下属，把自己的心情搞糟。对于一个举手投足都牵涉到决策

和金钱的人来说，心情就是生产力，是财富的基本支点之一。

“早早病了！”姜娅并不被上司的脸色吓住，急急说道。她确知，在女老板心中，她的独生女儿夏早早，重于千笔生意。

没想到卜绣文面如秋水。她心里有数，上学的时候，孩子还好好的，分手才一会儿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如果是出了车祸，那另当别论。但姜娅是训练有素的秘书，即使在慌乱中，她也说得很清楚：是病了而非其他。

卜绣文镇静地问：“什么病？不会有什么大病的。”

“晕倒。学校刚来的电话，说是冷不丁就晕倒了，不知为什么。早早现正在回春医院抢救，医院要亲属快去。”

卜绣文依旧闲闲地说：“我马上要处理一笔重要业务，同匡宗元打交道，失约就先棋输一着。找早早爸爸吧，他的时间比我宽松。”

姜娅悄无声息地退下，不一会儿又闪身进来了。

“卜总，夏教授此刻正在课堂上……”姜娅很为难。“挣钱不多，时间还铆得这样死……”卜绣文长叹一声，按说关于自己家人的牢骚，是不该显露在外人面前，但卜绣文奉行在“小圈子的范围内，可以说真话”的政策。如果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盘算一番，虚虚实实难免太累。所以，有的时候，她口无遮拦，不像一个运筹帷幄的老板。

“那好吧，我去。姜娅，你想一个稳妥的借口，与匡宗元延期。”

卜绣文说着，在文件上签了一个花式繁复的名字，站起身来。

她把略带僵硬的藏蓝色套装配下，穿上一身轻松舒适的便装，匆匆出门。

姜娅在卜绣文的身后凝目注视着，半是钦佩半是发愁。钦佩的是老板知道孩子病了，非但不惊慌失措，居然还记得换衣服，难怪她的生意做得这样兴隆，大事小事都胸有成竹。发愁的是怎样对匡宗元解释。本来，编瞎话让对方同意改变计划，是一个好秘书的基本功。但这个匡宗元生性多疑，谎话怎么说得既不伤他自尊，又给今后的会谈留下和缓的氛围，还真需费一点心思。

早早今天是去参加学校的演出，童声小合唱。那是几首词和曲子都很做作的歌，最近一段时间，由于早早总在家里练习，卜绣文也差不多能哼出来了。每天放学之后，早早也还要在学校练一段，休息的时间就格外少。孩子们不在乎唱的到底是什么，他们喜欢那种聚在一起，放声鼓噪的自由。犹如一群小青蛙，在湿热的池塘里，对着天空呼出闷气。

校方的电话说，演出时唱到一半的时候，夏早早突然在场上晕倒了，幸亏台上铺着地毯，孩子们又靠得很紧密，这才没有跌得鼻青脸肿。学校赶紧把孩子送往医院，一边火速同家长联系。如今各家都是一个孩子，担不起的责任啊！

卜绣文确信已走出自己公司职员的眼光范围之外，神经和全

身的肌肉就一下子揪紧了。一路紧赶，进了回春医院，扯住她看到的第一个护士，忙不迭地问：

“我女儿在哪儿？早早在哪儿？”

胖墩墩的护士很生气，她胳膊上的软肉，隔着白衣，被这个精干的女人捏得发痛。皮肤的不适和胖女人对瘦女人天生的嫉妒，使她恼怒：“谁知道早早是谁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医院里的病人多了，你以为我是什么？计算机吗？克格勃吗？”

卜绣文发现自己的失态，调整了一下紧迫的眼神，讨好地说：“夏早早，我女儿……我急坏了，对不起……说是晕倒了，刚才打电话叫我们来人的……”

“噢，那边。三号。”胖护士揉着自己的胳膊，不耐烦地甩开她。

卜绣文凶狠地冲撞着，在人流中为自己劈开一条道路，全然没有了平日的淑女风范。

看到急救室明晃晃的红字，卜绣文顾不得墙壁上巨大的“静”字，猛烈打门。门没有她想象的那样沉重，很轻盈地旋开了，她几乎扑到地面。

屋内由于玻璃和不锈钢的器皿太多，处处反射着刺目和不真实的炫光。在一张高而洁白的铁床上，躺着她小小的女儿。夏早早轻松地微笑着，正在同身旁的护士说着什么，看到妈妈气喘吁吁地冲进来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大声说：“妈，您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，把您急成这个样子？”

卜绣文迅即看出女儿没有什么大病，全身立即像酥鱼一般瘫软下来，倚着墙说：“我的小祖宗！急死我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夏早早说：“没什么啊，妈妈。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，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有些晕。”

“对，我想起来了。”卜绣文抚着胸口说，“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，长大了就好了。那是因为你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太快了，以后慢着点就没事了……”

夏早早撇嘴道：“妈，您老这么说。我照着您的话做了，刚开始的时候管一点用，以后就不管用了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头特别晕，我想忍一下就没事了。可上台之后，演出到一半的时候，眼前就突然出现了许多小银星星，好看着呢。可没等我看仔细，它们就满天乱飞……再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。醒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床上了……”

夏早早说着说着，猛然噎住。她知道妈妈为什么到医院里来了。妈妈工作非常忙，早早只得了这样一点小病，就惊动妈妈，实在是对不起妈妈。她便很希望自己这一刻病得重些，比如腿上破一块皮，流出一摊血，这样，妈妈来一趟医院，就不算冤枉了。

卜绣文定下神来，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女儿，除了脸色比较苍白以外，没有什么特殊的病象。她看了一下表，计算了一下耽误的时间，对守在一旁的护士说：“您看我是现在就把孩子接走，还是再等一会儿？”

护士戴着大口罩，睫毛浓密，使人不容易看清她的目光聚焦何处。白衣胸卡上的名字是：薄香萍。

薄护士用机器人一样没有起伏的声音说：“夏早早的母亲，您现在不能把孩子接走。主治医生要和您谈一谈。”

卜绣文环顾四周，除了雪洞般的墙壁和闪亮的医疗器械，这间房子里再没有其他人。

“医生在哪里？能否快一些？我很忙。”虽说是在医院里，不是自己的地盘，卜绣文还是部分地恢复了平日的做派。反正孩子也没什么大病，她对医生的讨好之心就打起折扣。

“在医院里，医生是最忙的人。”薄香萍忍不住回击了一下这个傲慢的女人，“请到医生办公室。魏医生在那儿等你。”

医生办公室还算整洁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在卜绣文的想象中，应该更整洁一些。但是，不，比起新兴的写字楼和气派十足的办公间，医院可以说简陋寒酸。到处摆放着大小不等的纸页，纸质菲薄发黄，那是各种检查和化验表格，标准的格式和冷冷的小而细密的黑字，让人想起陈年账簿。只不过账页结算的是金钱和物资，这里盘点的是人的生命。有很多病历夹子堆积在办公桌上，像一种古老巨型的饼干。以一个老板的目光来看，这些桌子实在是侮辱斯文。

屋里空无一人。

“医生到哪里去了？”卜绣文东张西望，甚至往一张桌子下面

看了看。当然，医生是不可能躲在桌子下面的，她只看到地上有几张揉皱了的化验单，证明那个医生在思考中举棋不定。

等了许久。卜绣文的焦躁一点点积聚起来，跑去问薄护士，医生到哪里去了？薄香萍只是说，魏晓日医生也许去看化验结果了，请夏早早的家长在办公室继续等。

“风风火火地打电话叫我们来。我们来了，医生又躲着不见面。”卜绣文愤愤地自言自语，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。

“谁躲着不见面了？”一个声音在她后面搭了话。

卜绣文回头一看，一位青年男医生进了门。他走得很快，工作衣下摆有一颗纽扣未系，于是衣襟就被行走的力度和速度，鼓荡得飘扬起来，使得运动员一般的长腿，显出跑步的姿态。

“我是夏早早的母亲卜绣文……因为生意忙，有什么要交待的，请您快讲。”卜绣文自我介绍加解释。

“我是夏早早的主治医生魏晓日，学校代办了入院手续，有些情况我们必须与家长细谈。”魏医生指了一张椅子，说，“坐下谈。”不管对方如何，自己就率先坐了下来，面朝卜绣文，目光聚焦在她脸上。

按照通常的社交规则，初次见面，这样瞄准一位女士是不礼貌的。但在医院里，一切法则都另当别论。医生习惯居高临下地俯视众生。本来卜绣文没心思注意医生的模样，但为了不示弱，她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。